

# 蘇聯與南斯拉夫間的微妙關係

畢英賢

## 前言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訪問南斯拉夫，與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狄托舉行會談，發表聯合公報。在蘇聯，這是它企圖穩定東歐領導的活動之一，因為在十一月及十二月間，蘇聯領導者已與所有東歐國家（阿爾巴尼亞除外）的領袖分別會談<sup>①</sup>。但是，由於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特殊以及南斯拉夫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略地位與南共面臨領導權過渡等等問題，蘇共與南共頭子的會晤自然含有特殊意義。此外，一九七六年夏，美國國務院漏出的「遜倫費爾德主義」（Sonnenfeld Doctrine）以及卡特在電視辯論中對南斯拉夫立場的聲明，也鼓勵蘇共積極拉攏南共，而重整其東歐的蘇維埃帝國。本文將從對這類問題的研析，進而探討布里茲涅夫訪南之得失及蘇南關係的前景。

## 蘇南關係的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狄托所領導的南斯拉夫共黨政權隨之出現。當時狄托執行親蘇的對外政策，視「資本主義」國家為仇敵。起初，南斯拉夫的政策頗富侵略性，夢想成立巴爾幹聯邦，後因與蘇聯交惡而告終。一九四七年，史達林建議在南斯拉夫成立聯合公司，為南斯拉夫所拒，因為該公司如果成立，南國的經濟將置於蘇聯的控制下。同時，蘇聯的軍事顧問堅持，南國游擊隊按蘇聯紅軍型態整編，亦未為狄托所接受。一九四八年狄托復拒絕史達林之召而未前往莫斯科。諸如此類事件逐步使蘇南關係趨於緊張，蘇聯也開始指控南共偏差、自大、忘恩負義，是托洛斯基主義。起初南共反應溫和，但是蘇共却逼其無條件屈服。一九四八年，蘇共控制的共產情報局決議把南共逐出該局，並公開呼籲南共高層黨幹推翻狄托。史達林並使用各種威脅與壓力企圖重新控制南共。在這種情形下，狄托為了自保，不得不轉向西方；西方的反應表現得頗為堅定。蘇南決裂乃終不可避免。

註① 例如：十一月二日捷共第一書記訪蘇；三日蘇外長訪問保加利亞，九日匈牙利共黨書記訪蘇；九日波共第一書記訪蘇；二十二日蘇共總書記訪問羅馬尼亞；十二月十三日，東德共黨第一書記訪蘇。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赫魯雪夫上台，開始改變對南斯拉夫的政策。首先停止對狄托的攻擊，然後與南斯拉夫互派大使。一九五五年赫魯雪夫親訪南斯拉夫作和解努力，以圖恢復兩國親密友好關係。六月二日發表蘇南共同聲明，確定兩國爾後相處的基本原則；其要點包括：相互尊重對方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平等相處；與意識形態與社會體系不同的各國和平共存；互相尊重對方內政，不得以任何理由進行干涉；發展雙邊與國際經濟合作；停止各種虛偽宣傳與不實報導<sup>②</sup>。赫魯雪夫負荊請罪，終於確定了這些原則。在共產集團內，這是蘇共向其附庸委屈求全的開始。

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企圖重整蘇共在共產集團中的地位，乘「十月革命」四十週年之便舉行一次「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擬定一份宣言草稿。在宣言草稿中爲了遷就中共，特別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或者說是右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內在的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sup>③</sup>。這種指桑罵槐的作法，使狄托大爲惱怒，他本人拒不參加會議，並令其代表不在這份宣言上簽字。

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狄托乘機把自己獨特形式的共產主義宣佈於世，他所制定的南共新綱領等於是南斯拉夫的政治與思想的獨立宣言。這一次蘇南的不和較上次輕微，豈料中共半路殺出，並謂一九四八年共產情報局開除南共乃正確措施<sup>④</sup>。中共表面攻擊南共，實含譴責蘇共的意味。莫斯科延緩給予南斯拉夫的貸款，但仍維持正常外交關係。南斯拉夫再度傾靠美國，但依賴程度不強。狄托私下仍視赫魯雪夫爲反史達林派，認爲他誠心與西方謀求和平。一九六一年初，狄托參與組織「不結盟」運動，并在南斯拉夫首都召開首次「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這類活動正中蘇共下懷，因此種組織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頗有利用價值。同時，在同年十月蘇共的代表大會上，匪蘇爭執業已公開。在這些情形下，蘇南關係乃再度好轉。

一九六八年，蘇聯率領部分華沙公約國家的軍隊侵入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不免興起物傷其類的感情，狄托公開批駁蘇共用以侵略捷克的藉口——「有限主權論」。他說：「我們既不能承認這種理論的合法性，也不承認這種我們不能接受的理論<sup>⑤</sup>。」一九七一年，匪南關係與匪羅關係皆獲顯著改善，阿爾巴尼亞已是中共的忠實盟友。結果，中共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勢力大有上升之勢；這使蘇共深具戒心，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毅然赴南斯拉夫進行拉攏，發表共同宣言；聲明「按照各國個別經驗與特別情況而擬定其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是各國人民及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不應相互反對」。從此，蘇南之間尚能保持一種平穩的關係，在國際事務上雙方意見頗爲接近；但是，在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上，狄托依舊是蘇共的掌中之刺、眼中之釘。

註② 新時代(俄)，第二十三頁(一九五五年)，第一——三頁。

註③ 「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真理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頁第一、二頁。

註④ 人民日報(匪)，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註⑤ 原載戰鬥報(Borba,南)一九七一年七月卅一日；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摘載。

## 南斯拉夫的外患與內憂

一九七六年六月蘇共幾經波折，拼湊起一個歐洲共黨會議，原想藉着這個機會排斥中共於共產世界之外，鞏固黨際團結，重建蘇共在世界共產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但由於南斯拉夫的帶頭、羅馬尼亞的響應，并獲得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共黨的支持，而迫使蘇共讓步。結果出現了「歐共主義」這個概念，所謂歐共主義者係指那些心懷獨立思想不受莫斯科指使的西歐共產黨而言。可以理解，俄人視南斯拉夫為某些棘手問題的根源。一九四八年狄托叛離莫斯科使蘇聯控制下的共產集團開始破裂，從而產生所謂「民族共產主義」。羅馬尼亞起而效尤，歐共主義無疑就是狄托主義的副產品。

另一方面，自從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東戰爭以來，蘇聯海軍力量伸入地中海，使南斯拉夫對蘇聯更具戰略意義，其海港可用為地中海蘇聯海軍艦艇的修補基地。這些情況加劇了蘇共找機會把它重新納入其帝國範圍內的決心。很多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國家的觀察家認為，蘇聯不會循赤裸裸的軍事侵略的途徑以達其目的。可能的情况是，南斯拉夫內部的親莫斯科分裂主義運動者，起而請求蘇共的援助；莫斯科也可能利用顛覆手段在布爾格萊特組織親蘇政權。

吉拉斯說過，在今天把南斯拉夫「這個國家聯成一體的唯一因素，是狄托的權威……狄托的權威不含有任何理想<sup>⑥</sup>。」在東歐，除蘇聯外，南斯拉夫是民族最複雜的國家，它由六個加盟共和國組成，包括五大民族，塞爾維亞與克羅地人最多。大戰後最初幾年，共黨政權以中央集權方式處理地域性爭執；一九四八年後，中央集權放鬆，如今加盟共和國政府往往與聯邦政府分庭抗禮，其中克羅地民族的民族與政治問題最為嚴重。南斯拉夫的共黨（共產主義者聯盟）不再是一個黨，而是六個加盟共和國的六個黨，各為自己利益着想。可以預料，一旦狄托去世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南斯拉夫的另一個隱憂是親蘇「非法集團」的存在。這個集團主張南斯拉夫重回蘇聯集團之內，在一九七四年曾掀起一個政治風暴。是年四月該集團在黑山（Montenegro）境內舉行一次祕密代表會議，七月被破獲。九月狄托親自宣佈這個事件，他說：「共產情報局分子甚至試圖組織一個黨<sup>⑦</sup>。」被逮捕的約有三十多人。他們在南斯拉夫境外印有大量宣傳品，與國外的反南共政權分子有聯繫。結果，以「反人民反國家」的罪行分別判刑。不少西方報刊認為，蘇聯通過一批住在蘇聯的南斯拉夫流亡分子控制這個新黨；蘇聯情報機構曾向這個非法組織提供指導和經費。甚至有一名蘇聯駐布爾格萊特使館的公使牽涉在內<sup>⑧</sup>。

蘇共以塔斯社反駁西方報導方式，間接否認與該非法集團的關係，其他一些東歐國家則正式向南斯拉夫保證不干預南國內部事

註⑥ 國際先鋒論壇報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註⑦ 布爾格萊特國內塞——克語廣播，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

註⑧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務<sup>⑨</sup>。可見，蘇聯與這個事件並非全無干係。不過，狄托已不像一九四八年時那麼衝動，而穩健地解決了這件事。然而，親蘇的共產情報局分子的活動至今未終止。例如，一九七五年內，共產情報局分子被逮捕判刑事件至少有四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與十六日，約有十數名南斯拉夫夫人因親蘇活動鋤鐮入獄，其罪名是陰謀把南斯拉夫置於「外國控制」之下；四月六日一名蘇聯女官員在南斯拉夫因間諜罪名被捕；四月十四日復有九名共產情報局分子被捕。

蘇共相信，戰爭乃是外交的失敗。蘇共征服世界的主要手段不是戰爭而是顛覆活動——長期的決定性的顛覆活動。因此，蘇聯的外交活動與其顛覆活動之間的界線是難以劃分的<sup>⑩</sup>。顯然，在南斯拉夫問題上，蘇聯決不會輕易動武。誠如吉拉斯在一九七六年夏回答法國報紙（Le Figaro）詢問時指出，狄托為防止南斯拉夫在其死後發生變亂的種種措施，不能保證南國前途無虞。俄人將會在其執政黨的領導階層及各民族領袖之間製造矛盾；但誰也不能否定在狄托死後危機出現之時，蘇共藉口保衛社會主義而進軍南國的可能<sup>⑪</sup>。

## 蘇南的高層會談

今天狄托已八十四歲，南斯拉夫「繼承危機」在即。一九七六年夏美國在倫敦舉行使節討論會時，國務院顧問遜倫費爾德曾作報告，據傳聞，他談到歐洲勢力範圍以及強國在各勢力範圍的特殊角色等問題；並謂美蘇之間已達成關於歐洲「責任地區」（Zones of responsibility）的諒解。這就是「遜倫費爾德主義」。儘管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白宮發言人納森加以否認，儘管蘇共也駁斥此說的荒謬無稽<sup>⑫</sup>，東歐國家難免不產生疑慮之情。接着，在福特與卡特競選電視辯論中，美國總統當選人卡特當時曾謂，即使南斯拉夫有事，美國也不打算派兵干預。儘管福特事後指責其言辭之不當，季辛吉亦認為是危險之舉，蘇俄仍難免不受到一些激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蘇共頭子懷着希望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去訪問南斯拉夫。同時，狄托在疑慮之餘也欲從布里茲涅夫口中探聽蘇共的真意和相當程度的保證。

蘇共報紙宣稱，蘇南兩國最高領導會晤已成為友誼的傳統；南共報紙則謂，布狄會晤將是增進兩國關係的新衝擊。據雙方官方消息，這次會晤是討論雙邊關係，就重大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包括一九七七年將在南國首都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籌備問題。南斯拉夫的喉舌在布里茲涅夫到達的前夕，特別清楚說明，「兩國之間沒有重大的問題」。兩方面觀點有相異和相同之處，但彼

註⑨ 同前，一九七四年十月五、六日。

註⑩ 白倫生（L. W. Bellenson），顛覆之能力（華盛頓市：公共事務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五十三頁。

註⑪ 「布魯倫訪問吉拉斯」（J. Guilleme interview With Milovan Djilas），Le Figaro（法），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二頁。

註⑫ 別里日科夫（V. M. Berezkov），「關於遜倫費爾德之怪論」，美國月刊（SSHA）（俄），第八期（一九七六年七月）第六五——六七頁。

此諒解；這種相互諒解的和相互容忍的關係反而比較堅固和穩定<sup>⑬</sup>。南共說，蘇聯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華沙公約組織的主要環節；南斯拉夫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獨立與不結盟政策是舉世皆知的。因此，雙方在國際關係上意見不能一致是顯而易見和正常的。南斯拉夫不必爲了保持對方的友好關係而改變自己的原則<sup>⑭</sup>。藉着諸如此類的言論，一方面表明了自己不作原則性的讓步立場，給蘇共作心理上的準備，另一方面，表白自己誠心維持蘇南友好關係的意願，不使蘇共有所疑慮。

十五日布里茲涅夫抵達布爾格萊特的當天，狄托設宴款待，狄托在致辭中，爲南斯拉夫的特殊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自營（Socialist Self-management）——辯護，並強調其不結盟政策。布里茲涅夫則盡量從異中求同，並強調雙方合作的進展，他說，雖然兩國在解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的具體任務上有着很多差異，但是關於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主導角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增進社會生產效能以滿足勞動人民的物質與精神需要等基本問題，皆是以馬列主義爲基礎。「這就是我們兩國的黨和人民間日益強化關係的基石<sup>⑮</sup>」他特別指出，有些人對蘇南「友好」關係捏造荒謬的謠言，把南斯拉夫描寫成孤獨無援的、戴着小紅帽的小可憐，而蘇聯正是嗜血成性的惡狼，準備隨時把他吞噬掉。布里茲涅夫借着這個比喻，表示蘇聯與南斯拉夫友好合作的誠意。企圖在南斯拉夫人民的心目中抹去蘇共侵略者的形像。

十七日布里茲涅夫與狄托簽署聯合公報<sup>⑯</sup>。公報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檢討雙邊關係，雙方皆滿意於兩國與兩黨關係的不斷加強，並強調兩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合作的廣泛發展，乃是雙方「不斷關心與努力」的結果。公報重申一九五五年「布爾格萊特宣言」，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宣言」及「一九七一年聲明」中所確立的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主權、獨立、平等、不干涉內政；各有獨立和自由選擇各不相同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在公報第二部分中，雙方表達了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共同觀點，特別重視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加強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合作的問題。在這方面，雙方認爲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不結盟國家及其他愛好和平國家和一切進步與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是極爲重要的。

公報的第三部分以評價與誇贊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及其文件爲主，並預期其一九七七年在布爾格萊特集會的成就。

## 布狄會談的結果

註⑬ 「南斯拉夫廣播評論」（Zagreb國內塞——克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註⑭ 「南斯拉夫通信社俄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註⑮ 「狄托講詞」，「布里茲涅夫講詞」，消息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二頁。

註⑯ 「蘇南公報」，消息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二頁。

在鞏固蘇南關係上，布里茲涅夫的布爾格萊特之旅是有成就的，誠如蘇聯官方刊物所說，布狄會談與聯合公報等，顯示了蘇共與南共間、蘇聯與南國間的關係，既穩定又良好<sup>⑰</sup>。南斯拉夫方面認為，蘇南高層會談是完全成功的。最大的成就則是「不使任何主要問題含糊不清」<sup>⑱</sup>。另一家報紙說，布狄會談的特質是「坦誠」<sup>⑲</sup>。可以理解，經過這次蘇南最高層「坦誠」的交談後，雙方減少了部份猜疑。蘇共可能坦誠而清楚地告訴南斯拉夫，蘇共雖然不贊成南共的經濟措施及某些對外關係路線，但不會在危機出現時乘機出兵，也不會援助南國共產情報局分子。相對的，南共也很可能坦誠而不含糊地向蘇共表明，南共雖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上不同於蘇共，雖然在國際上，尤其在國際共產運動中，往往與蘇共相忤，但是南斯拉夫不會倒向西方，而且在主要對外路線上與蘇共相同，甚致可挾不結盟國家以相助。

從兩國關於布狄會晤文件和評論中，至少可以發現下列數點。

(一) 雙方重申並強調兩國相處的基本原則：主權、獨立、平等、不干涉內政。

(二) 近年來，雙方皆「關心和努力」促使兩國關係之改善。

(三) 兩國仍是雙軌關係，即：黨與黨的關係和政府與政府的關係。這是共產國家相互關係的典型。

(四) 南共承認蘇聯是華沙公約組織中的強國；蘇共也承認南共屬於不結盟國家，而不是蘇聯集團中的附庸之一。

從上述四點，可以反映出蘇南關係的特殊性質。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南斯拉夫已儼然成為蘇聯集團與不結盟國家之間的媒介，把兩個集團連結起來。所謂不結盟，其實乃是另一種形式的結盟，在今天的國際舞台上，不結盟國家集團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是蘇共百般遷就南共的基本原因之一。

很自然，蘇共頭子訪南難免不懷有其他要求。南共宣傳會說，外間曾有猜測，布里茲涅夫到南斯拉夫訪問另有企圖，南國如何反應不可測知，但是在布狄的第一天會晤中未出現這類問題<sup>⑳</sup>。當然，問題可能出現在第二天。在布狄會談將近一個月之後，布爾格萊特傳出消息，布某曾向狄托提出九點要求：南斯拉夫增加對蘇聯軍艦的服務；跟「經濟互助委員會」進一步連繫；加入華沙公約組織；同蘇聯在對外政策上和諧一致；設立蘇南友好協會；在某些問題上，採取類似古巴或越南的立場（傾向蘇聯的不結盟態度）；要狄托相信，蘇聯未策動住在蘇聯境內的南斯拉夫史達林主義者的活動；批評南共新聞界對蘇抱敵對態度；要南共相信，蘇聯未插手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之間的衝突<sup>㉑</sup>。這些問題可能遭到狄托的拒絕甚致被駁斥。

註⑰ 「鞏固我們的友誼」（社論），消息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日，第一頁。

註⑱ 「論布里茲涅夫訪問公報的重要性」，南斯拉夫查格瑞布（Zagreb）國內克——羅廣播，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⑲ 政治報（南斯拉夫），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註⑳ 「評布狄會談」，查格瑞布國內克——羅廣播，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註㉑ 「布曾曾提九點要求」，中央日報，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版。



從上述情形看，布狄高層會談並不像蘇南雙方報刊所描寫的那麼和諧、友好和完全成功；不過，雙方「坦誠」表白不使任何問題「含糊不清」是真實可靠的。

### 結語

蘇聯在現階段中無論是在東方與中共一較長短，或在西方與美國「和平競賽」，它鞏固自己的陣地是有必要的，而鞏固陣地的最理想的途徑是恢復與已背離的東歐附庸間的關係，其中包括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阿爾巴尼亞。蘇聯如能再度控制南斯拉夫則羅馬尼亞將難以抗拒，阿爾巴尼亞亦然。在地理上，蘇聯與南斯拉夫領土并非毗連；在國際政治上南斯拉夫有不結盟國家的聲援，必要時南斯拉夫可再度倒向西方；這些原因使蘇共不敢貿然使用任何形式的強大壓力迫使南斯拉夫屈服，而以改善雙方關係為途徑，使蘇共的影響力以不同的形式向南斯拉夫滲透，遂行其長遠的計劃。

狄托對此也有深切瞭解，所以也盡量對蘇共敷衍，爭取時間，為其身後作打算，使南斯拉夫在他死後不致於分裂，而予親蘇分子有可乘之機，製造混亂，招引蘇聯的干預。

當布里茲涅夫訪問南斯拉夫之時，賓主盡歡的熱烈氣氛，也許曾一度沖淡兩國間相互的猜忌。但是，曲終人散以後，蘇南關係又呈現崎嶇曲折了。

## 中共問題論集

郭華倫著

本中心副主任郭華倫教授，以其近年來撰寫之論文、報告、評論等計十五篇，彙集成冊，內容歸納為三個單元：其一為中共黨史問題，除考證中共「一大」若干問題外，着重於中共演變之論析。其二為中共問題之重點，討論毛澤東之軍事思想、繼承人與領導制度諸問題。其三為研究中共方法之探討等。二十四開本，計一七一頁，平裝一冊，實售新台幣四十元。（美金一元二角）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郵撥：三四三六號